



扬州史话

主编 袁秋年 卢桂平

YANGZHOU
MEISHU
SHIHUA

扬州美术史话

贺万里 著



广陵书社



扬州史话

主编 袁秋年 卢桂平

扬州美术史话

贺万里 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扬州美术史话 / 贺万里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3. 12

(扬州史话 / 袁秋年, 卢桂平主编)

ISBN 978-7-5554-0059-2

I. ①扬… II. ①贺… III. ①美术史—扬州市 IV.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2141号

扬州大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扬州大学扬州八怪研究所规划项目

- | | |
|------|---|
| 书 名 | 扬州美术史话 |
| 著 者 | 贺万里 |
| 责任编辑 | 徐大军 |
| 出版发行 | 广陵书社 |
| | 扬州市维扬路 349 号 |
| | 邮编 225009 |
| | http://www.yzglpub.com |
| | E-mail: yzglss@163.com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30 毫米 × 1030 毫米 1/16 |
| 印 张 | 14 |
| 字 数 | 190 千字 |
|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54-0059-2 |
| 定 价 | 45.00 元 |

城市的情感和记忆

——《扬州史话》丛书总序

城市是有情感和记忆的。

特别是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只要一提及“扬州”二字，无论是朝夕相守的市民，还是远离家乡的游子，或是来来往往的商旅，几乎都会流露出由衷的感叹和无尽的思念，即如朱自清先生在《我是扬州人》中所说：“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朱先生的寥寥几笔，看似平淡，满腔的情感却在字里行间奔涌，攫人心田。可见，扬州这座城市之所以素享盛名，不仅仅在于她的历史有多么悠久，地域有多么富饶，也不仅仅在于她从前有过怎样的辉煌，现在有着怎样的荣耀，更在于人们对她有着一往情深的眷念，以及由这种眷念牵连出的耿心记忆。

情感和记忆，是这座城市另一种意义上的财富，同时也是这座城市另一种意义上的标识。

2014年，扬州将迎来建城2500周年的盛大庆典。其实，更严格地说，2500年是有文字记载的建城史，扬州人类活动的文明史远远不止于此。早在距今5500~7000年前，高邮龙虬庄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就开始了制作陶器和选育稻种。仪征胥浦的甘草山、陈集的神墩和邗江七里甸的葫芦山也都发现3000~4000前的商周文化遗址。我们之所以把2014年定为扬州建城2500年，是因为《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城邗，沟通江淮。”这七个字明确地说明了吴国在邗地建造城池，也就是我们今人时常提及的古邗城，于是，公元前的486年，对扬州人来说，就成为一个永久的记忆。这句话还说明了另一件永远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就是这一年，京杭大运河最早的一段河道——邗沟在扬州开凿了。邗沟的开凿，不仅改变了扬州社会

发展的走向,也改变了古代中国的交通格局,这一点,也是人们的永久记忆。正是由于有了邗沟,有了后来的大运河,才使得扬州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快速通道,成为中国古代交通的枢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城市。

扬州这座城市,承载着太多的情感与记忆。于是,一批地方文史学者一直以扬州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为己任,数十年坚持不懈。他们一直在探求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从远古走到了今天,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哪些令人难忘的脚印?在中国发展史上有哪些为人称颂的作为?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又有哪些发人深省的影响?我们今人应该怎样认识扬州文化在中国文化版图上的定位?怎样认识扬州文化的特色和本质?以及扬州文化对扬州城、扬州人的影响又该怎样评说?等等,这些都是极富学术含量的科研课题,也是民众极感兴趣的文史话题。日积月累,他们的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大量的文稿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上。这些成果如同颗颗珍珠,十分珍贵,却又零散,亟需编串成光彩夺目的项链。适逢 2500 年的建城庆典即将来临,把这些成果编撰成丛书,让世人更全面、更系统地了解扬州的历史与文化,无疑是建城庆典的最好献礼。

由此,《扬州史话》丛书便应运而生了。这套丛书的跨度长达 2500 年,内容涵盖了沿革、学术、艺术、科技、宗教、交通、盐业、戏曲、园林、饮食等诸多方面,应该说,扬州文史的主要方面都有涉及,是一部相对完整地讲述扬州 2500 年的历史文化丛书。这套丛书 2009 年开始组稿,逾三年而粗成,各位作者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编撰过程中,为了做到资料翔实,论述精当,图文并茂,每一位作者都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吸纳了前人和今人众多的研究成果,因而,每一本书的著述虽说是作者个人为之,却是融汇了历代民众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也可以说是扬州的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完成了这部丛书的写作。作者的功劳,是将这种集体记忆和群体情感用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将易于消逝的记忆和情感,化作永恒的记述。

《扬州史话》丛书是市委市政府向扬州建城 2500 周年的献礼之作,扬州的几任领导对丛书的编纂出版都十分重视,时任扬州市委副书记的洪锦华同

志亲自主持策划并具体指导了编纂工作。这套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扬州的索引和注释,阅读它,就如同阅读扬州这座城市。扬州城的大街小巷、湖光山色,扬州人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历史上的人文遗迹、市井掌故,当代人的奋斗历程、丰功伟绩,都可以在这套丛书里找到脉络和评说。丛书将历史的碎片整理成时空衍变的轨迹,将人文的印迹组合成城市发展的画卷,在沧桑演化中,存储正在消亡或即将消亡的历史踪影,于今昔变迁时,集聚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文化符号。

岁月可以流逝,历史不会走远。城市的记忆和情感都融汇到这套丛书里,它使得扬州人更加热爱扬州,外地人更加了解扬州,从而存史资政,熔古铸今,凝心聚力,共创未来。未来的扬州,一定是江泽民同志题词所期望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名城”。

是为序。

袁秋年

2012年12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扬州艺事初发源	
一、鸿蒙初开孕芳华	6
二、龙虬庄人的艺术人生	9
三、知足常乐的扬州器物制作	15
第二章 汉代扬州的工艺美术繁荣	
一、汉代广陵：东南第一城	20
二、广陵制玉汉家风	21
三、广陵漆艺耀古今	23
四、广陵铜镜大家气	29
五、广陵雕塑古韵留	31
第三章 六朝风烟扬州梦	
一、几度“芜城”梦不绝	36
二、点点书香留画壁	37
第四章 唐代扬州：帝国的荣耀	
一、“扬一益二”	46
二、唐代扬州：书名画影留谜踪	48

三、天下瓷器汇扬城	60
四、“扬州铜镜多”	66

第五章 宋元明：扬州的艺缘技踪

一、宋代扬州有画踵	74
二、宋元扬州漆工艺	80
三、晚明扬州炫艺彩	82

第六章 清代扬州艺术的黄金世纪

一、盛清扬州：帝国的艺术中心	92
二、“侨寓于扬”的书画家们	100
三、“扬州八怪”	118
四、盛清扬州的另类绘画传统	143
五、康乾盛世“扬州工”	159

第七章 晚清民初扬州：乱世弘光

一、城市的衰微与“小城”的闭锁	166
二、八怪之后的画家们：留守与出走	168
三、繁华过后的最后几抹亮光	179
四、小城艺惊“扬州工”	186

第八章 新中国扬州艺术的复兴

一、新中国，新扬州	194
二、扬州画苑曾辉煌	194
三、扬州工艺耀京城	210

主要参考书目	214
--------------	-----

后 记	216
-----------	-----

引言

一直以来,我认为中国美术史的演进过程,是伴随着美术中心的转移而发生的。清代美术,也出现了从清初的北京和以“四王”一脉为主的吴地,向清中叶的扬州,以至晚清的上海等地的中心转移。清中期的扬州,由于盐商为主的经济力量的雄厚支撑,它在书画、建筑、教育、考据、出版、工艺美术等各个方面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当时帝国的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当时就有人称:“海内文士,半集维扬。”

作为清代美术中心城市之一的扬州,它的工艺美术和书画艺术上的影响深远,以至扬州在晚清沦为不被人注目的小城之后,晚清美术史上的许多重要的美术现象和人物,仍然与扬州美术有着扯不清的关联。这就是我们讲中国清代美术,不得不时时提到扬州的缘由所在。

而上溯一千、二千年以往,伴随着扬州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扬州美术也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地域限制,成为中国美术发展史的不可分割的环节之一。无论是新石器时代的龙虬庄美术所揭示的江淮文化的标本价值,还是汉代扬州以一地方诸侯国都城而成就的代表整个帝国水准的铜镜、制玉、雕塑等美术制品,以及以“扬一益二”而称雄于当时大唐帝国的扬州工艺美术,它们始终代表着整个帝国的国家级艺术水平。现今许多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品,如果追溯其产地,都少不了扬州画家、扬州工匠的身影。即使如南北朝、两宋、元明易帜之际,扬州数度沦为“芜城”,在战乱间歇中的扬州城,它的恢复与文化重建,也都有中国文化史的上重要人物参与其中,这就让扬州的艺术发展,每每成为映照那个时代文化演进的一面镜子。

上述对扬州美术史地位的简短概括,就是我决定参与撰述《扬州史话》的深层根据之一。总而言之,扬州美术在其二千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美术史大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缺少了扬州美术,我们往往就无从

构建中国美术。扬州美术史的价值就在于此,我们编撰《扬州美术史话》的价值也在于此。

《扬州美术史话》的编撰,最早的动议起于2010年前后,而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可谓多次修改。在编撰史话之前,实际上有过许多同仁和前辈涉猎于扬州美术的研究。在文献方面,有清代扬州人著述的《扬州画舫录》和《扬州画苑录》,这是集中介绍扬州美术的人名事迹录。现当代,“扬州八怪”成为显学,备受关注,有关扬州八怪书画、事迹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浩瀚可观,而与扬州地域直接相关的美术名人的研究著述也不在少数,如石涛,如龚贤,如程邃、如查士标,如方士庶,如吴让之,等等,对这些中国美术史上闪耀着光芒的人物,都有许多研究文章和著作。然而,除了少数学者的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著述,往往是把这些人物当作抽象的中国美术史范畴意义上的人物予以研讨,也就是说他们往往把这些人物从所生长的地域环境中抽取出来予以独立地研究,没有能够让这些人物的成长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域条件关联起来,从而进一步鲜活起来。实际上笔者这里所提到中国美术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扬州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或者经常来往于扬州,或者长期居留于扬州,甚至安葬于扬州,如果我们能够从他们从事艺术交往、艺术创作和生活所在的城市人文环境入手来理解他们的艺术,则是我们摆脱过往旧有的人物加背景介绍的剪刀式、贴牌式写作方式的重要尝试。本书的写作,名之为“史话”,而笔者的意图,也在“史话”,即力图能够从扬州美术,乃至中国美术生存发展所由在的人文环境入手,从考察那些美术大家在扬州生存活动的境遇出发,去阐释这段美术历史。这是笔者在《扬州美术史话》中力图去完成的自设的任务。

因为这种思考,因为这样的“史话”尝试,也让笔者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当扬州大学扬州八怪研究所成立之际,笔者开始思考的研究所项目系列选题之一,就是“明清美术史名家在扬州”。“在扬州”,就是对我们以往美术史研究过于将人物从其地域环境脱离出来加以抽象研究倾向的一种反拨,力图将地域美术现象提升到中国美术史宏观层面的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尝试。

而对于历史上的扬州,没有产生美术大家,或者无法追寻大家踪影的时代,笔者也力图能够从文献的查勘中寻找一种现象,以一种“问题意识”去探索扬州历史之谜。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本书能够成为一种“史话”,不是罗列人物、罗列作品的简单的陈述,而是能够将历史链接起来,能够将扬州美术历史提升至中国美术发展的层面加以探讨与解读。这就是笔者在“史话”中力图完成而又没能好好地完成任务。为此,书中也存在有诸多遗憾,识者当能鉴察。今《扬州美术史话》出版在即,这多需要弥补的缺憾,只有留待以后了。

还有一点遗憾的是,作为一部通史性质的“史话”,总体上讲,是粗线条的,许多书中涉及的人物与细节,许多书中提到的现象与问题,我们无法予以详尽地专门地探讨。当然,这也说明,扬州美术史论,是一篇大有可为的天地,我们可以产出许多专门的著作和有份量的论文,探讨那些关涉整个中国美术发展大势的扬州美术现象与人物,只要我们能够有大局观、大视野,有美术史宏观研究上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我们就能够在扬州美术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超越于扬州地方局限的扬州地域美术史论研究的新天地。笔者的这本小书,只是为此所作的初步尝试,所谓“抛砖引玉”也,更多的选题,有待各位同仁继续努力下去。我相信,扬州美术,不只是扬州的美术,也是中国的美术。扬州美术史研究的未来正在于此。

第一章 扬州艺事初发源

当我们发掘发现五六千年前的龙虬庄遗址文物的时候,我们惊讶于扬州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对苏中地区原始文明的填补,而让我们从艺术上感到惊叹的,却是龙虬庄人那种质朴可爱的浪漫情怀。瞧瞧他们捏塑的大小一连串的陶猪罐,就可以让我们相信,艺术品的感动与感染,是可以穿越五千年历史时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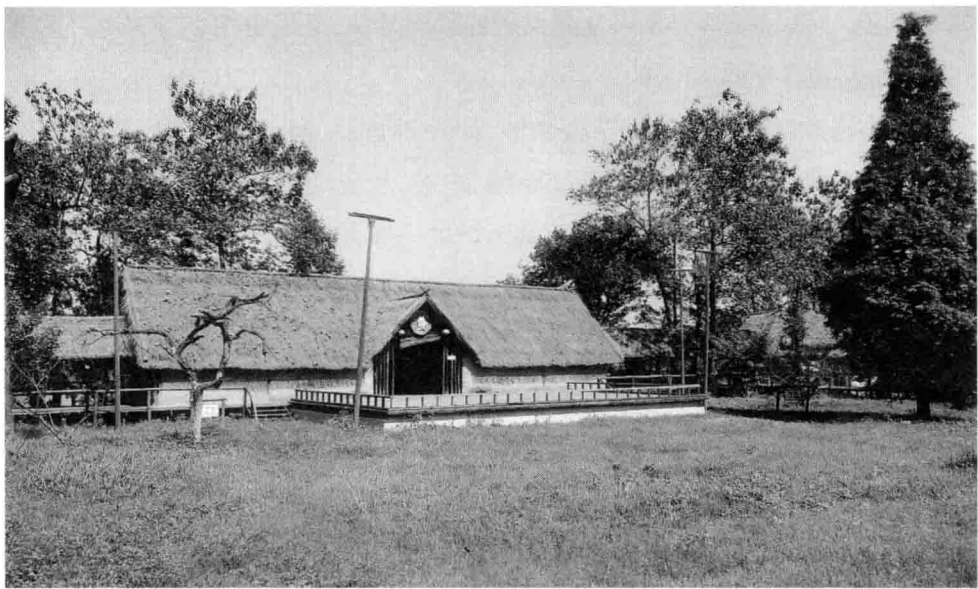
一、鸿濛初开孕芳华

鸿濛初开。在中国古大陆地质漫长演变期里,西部不断抬升,东部不断沉降,从而形成了西高东低的基本地形格局。由此,发源于高山深谷、冰峰雪岭的所有中国河流,向东流淌而去,归流入海。最终在中国的东部台地上,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滚滚东去,泥沙堆积、冲刷,历经千万年沧海桑田的巨变,终于形成了坦荡宽阔的东部大陆平原。我们所讲述的扬州,就处于中国东部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之上。

今天的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河口三角洲。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曾经是一个三角形港湾,长江河口好似一只向东张口的喇叭,水面辽阔,潮汐作用显著。

在海水的冲托下,长江每年带来的几亿吨泥沙大部分沉积了下来,在南、北两岸各堆积成一条沙堤。北岸沙堤与北部的黄河、淮河冲积而来的淤积平原,共同形成了今日扬州城及属县高邮、宝应、江都、仪征地区连绵一片、水网纵横、坦荡丰沃的大平原。总体上,扬州地区的地势较为低洼,海拔在5—10米以下,不过在仪征、六合附近,却也零星散布着一些孤山残丘,点缀在河港湖汊之间,为日后风云际会的王朝争霸、逐鹿南北留下了一块可以驰骋的舞台。

据气候学家介绍,六七千年前,在扬州这片肥沃宜人的冲积平原上,气候温暖湿润,植被茂盛,是一处适宜定居耕织的好地方。此时,尚未出现城池,也没有后来吴越争雄、六朝嬗替、金元屠龙的“铁马冰河”的所谓“文明史”。那时的扬州,尚无人定居,而是动植物的天堂。一群来自北方和东北方的原始先民,追逐着猎物,不期然来到了这块水草丰美、河汊交织、麋鹿成群、虎象奔驰的风水宝地。他们从北方游牧之地来到这块被我们今天称之为苏中、苏北平



扬州高邮龙虬庄人聚居地复原

原的大扬州地区,被丰沛的生存资源所吸引了,不知是哪位首领或长老说道: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下来吧!于是众声欢呼,群起响应,扬州地区最早的游牧农居文明由此曙光初现。

说扬州原始文明是游牧农居文明的时候,实际上所指的这个时期,扬州先民来到这片水草丰美的沼泽之地之际,他们是把狩猎当作最初的生存之道的,然而这些先民曾经生活的北方,早已经进入了以定居为主的农业文明时代,因此,这些先民的生活就在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下,逐渐过渡到了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的新生活。

那么定居扬州的先民来自哪里呢?

据专家考证,在黄河流域,早在距今1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裴李岗文化,开始了由粗石器到细石器和玉器,能够制作陶土器皿的时代,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是定居生活的开始。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分布于鲁中南、皖北和苏北地区。由大汶口文化延续而来的龙山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将细石器制作、玉器磨制和制陶工艺,由山东地区进一步拓展到了

苏北地区。可以断定,扬州人及其文明的最早源头,是由鲁皖苏交界地区的黄河流域先民南下传续而来的。

而在扬州所在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如安徽潜山、含山,也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再往南,到了浙江余姚、宁波,也出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与河姆渡文化平行发展的,还有环太湖区域的马家浜文化。这是距扬州更近的区域文明,而且从时间上讲,它距今六七千年前,与扬州文明的发轫期如此接近。据专家考证,马家浜文化扩张范围也很广,东自东海之滨,南至太湖流域,西起宁镇山脉,北达江淮之间。这是江苏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代表形态。它的影响所及,已经辐射到了扬州地区所属州县。

在扬州周边,已经先期存在的原始文明还有新石器时期的良渚文化。这也是一处以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明的生活圈:东至舟山群岛,西达宁镇山脉,南临宁绍平原,北至苏北地区的原始殓葬文化风貌。

通过上述简单的描述,我们似乎已经感知到了,来自北方的大汶口龙山文明向南扩张,来自东南的马家浜、良渚文化向北扩张,似乎六七千年前水草丰美的大扬州地区,从它被先民们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是一处南北文化碰撞交融的大舞台。从其一开始,我们就说不清楚扬州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后裔,但能让我们说清楚的就是,6000年前的大扬州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南北原始先民游牧驰骋的舞台,你方唱罢我方登台,来自不同区域原始先民和原始文化在这里融合。扬州,从其一开始就具有了融汇南北文化的开放性特质。

在大汶口和龙山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出土的陶制生活器物,而在良渚文化遗址,则有更多的玉器出土,所发掘的古墓都以玉器为主要的随葬品,在出土文物中所占的比重约在80%以上。而且这些玉器大都打磨光滑、纹饰精致,具有浓郁的文化内涵。这些北方的、南方的周边诸多文明之光,其影响力已经及于扬州地区所辖的江淮地区。这似乎预兆着扬州地区文明曙光的来临,更兆示着后来扬州玉器的工艺之光,在周边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的薰染之下,必将青出于蓝,走出中国古玉制作的一片新天地。

不过史籍记载的扬州史,要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时期算

起,因为史籍明确记载了吴王筑邗城,而西周天子所封的干国,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当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原始文化的时候,扬州人却仍然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

最终,扬州还是有了自己的称谓和自己的文化:龙虬庄人和龙虬庄文化。

二、龙虬庄人的艺术人生

1993年,来自南京、扬州、高邮等地的考古工作者在高邮市区北约8公里处的一沟乡龙虬庄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一发现被列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根据炭14测年法、器物排比法,结合孢粉、粒度、氧化物和磁化率等鉴定分析表明,龙虬庄遗址距今时限在5000年前至4000年前之间。



龙虬庄人

龙虬庄人所处的生存环境,处于距今约1万至7000年前的全新世大气候环境之下,此时龙虬庄所属的江淮地区气候进入了一个温暖湿润期。距今约6000年前,此地气候进一步回暖,气温逐渐升高。到5500年前左右,这里逐渐转为干凉,洪水沉积,陆地抬升,草场遍布,包括龙虬庄地区在内的江淮地区已经具备了人类生存的适宜环境。龙虬庄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了他们的生活。

龙虬庄遗址开挖面积约43000平方米,有新石器时代的房址4处,灰坑35个,墓葬402座,出土了石器、陶器、骨角器、玉器等各类文物2000余件。这些出土墓葬和文物,在“1997年龙虬